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44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连接

我搬进这小区已近十年,住进来不久,便混迹于附近的广场舞场子。一晚,嘈杂人群中,一位小老太叫住我,攀谈相认。方知道,还有位小姨奶住同小区。

初识那会,小姨奶六十左右,头发尚乌,和我在一个方阵里跳舞,动作麻利。三四岁的小孙女屁颠颠跟在旁边玩耍。后来知道,姨爹偏瘫,行动不便,但姨奶心态好,儿子把柴米油盐、水费电费一应打理清楚,老两口有退休金,日子不失滋润。姨奶下午总要打半天麻将,姨爹更被照顾得白白胖胖。

后来偶遇,她谈及儿子的婚变。又过些年,家中进了新人。姨奶也和我吐过那新儿媳的不是,她说得投入,我听得敷衍。小孙女,也就是我的小姨妹,眼看着一天天长大。我与小姨奶不咸不淡地交往着。

两年多前,弟弟意外过世。消息在亲人中不脛而走,我料想小姨奶也一定知道。买菜时我会有意绕开她住的车库;妈妈来,也会拉着我刻意躲避。每次与人谈及,对我们而言,都是一种伤害。

后来,还是和小姨奶撞见,她迎上来,大而松弛的眼袋拖到脸颊上。我本不高,她还矮我一些,微仰着头,浑浊的眼睛里有真挚的关心,她说:“我都知道了,跟你妈讲,还得好好过……”我心头一热,也觉得落下一块石头,坦然许多。

大约个把月前,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,那天她过来给我送吃的,我们一家三口上班上学,家中无人。归置好后她下楼预备赶车回镇上,正遇见小姨奶。“小姨奶的儿子,也没了……”

我讶然。叹息。

过后不久,我与夫君趁周末出门散步,遇见站在车库边的小姨奶。她走上来,第一句就问:“都知道了吧?”我点点头。她面色凄然,断断续续说起前后事项。姨奶48岁,酷冷时候,单位组织铲雪,本来血压就高,一跤摔倒,虽及时抢救,人却没有醒过来。

比我儿子略小些的姨妹上初二,是姨奶一手带大的。之前由姨叔接送,现在姨奶只能花钱找人带她上下学。久不露面的亲妈,因为有女儿的抚养权,积极介入财产争夺中。姨奶的叙述零散杂乱,我听得并不甚明了。

我上前抱住小个子的姨奶,她已年过古稀,一身肉松垮垮,却没有半点老人味。之前大半乌着的短发现在全部转白,不见一根黑丝。我说:“姨奶,日子还得过,丫头这么优秀,你们照顾好身体,旁的不要想,要看着她上大学、有出息。”姨奶拍拍我的背,连连点头。

隔了一周,傍晚去菜场的路上又遇见她,双手剪在身后,是她十年来不变的姿势,只是,腰板佝偻了。她问:“你还有时间吗?要是不急,

一家团圆,边叙家常边干啥? 攒蛋吧! 走亲访友,吃完饭干啥? 攒蛋吧! 好友聚会,上桌之前干啥? 攒蛋吧!

攒蛋,正以其娱乐性、益智性、竞技性、趣味性,迅速红遍大江南北,成为风靡全国的牌类游戏。梁启超先生有一句名言: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,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。把打牌和读书相提并论,极大地提升了打牌的品位。

“饭前不攒蛋,等于没吃饭;饭后不攒蛋,等于白吃饭。”这句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,算是把攒蛋与吃饭的关系理解到了极致,有时候饭局组织者的一句话:早点过来打牌啊! 让很多人参加饭局变得更爽快。还有几句顺口溜:攒蛋打得好,说明有头脑;攒蛋打得精,思路拎得清;攒蛋不怕炸,胆子够大;攒蛋算得细,懂行懂经济;赢了不吱声,做人城府深;输了不投降,抗压能力强。道出了攒蛋游戏的精髓。

我有个朋友对攒蛋十分精通,经常参加比赛且成绩不菲,是我们公认的高手。看他打牌非常享受,从抓牌开始,手上的牌排列得很有规律,27张牌在他指间稍微转几下就完成了各就各位,俨然一副胸有成竹、优势在我的姿态,他打牌时习惯性记牌,往往打了几圈之后,其他人手里剩什么牌他基本清楚,每次出牌总是打在关键处,恰到好处地打上家、卡下家、送对家。他曾经跟我说过,打牌要从整体和全局角度去分析推理,总结每个人出牌的特点和规律,通过每手牌蕴含的信息揣摩别人出牌的意图,在他看来牌没有好坏之分,只有思路喜好和思维方式不同。他也不是每把都赢,而是尽量把现有牌力发挥出来,善于根据牌局的变化随机应变,不断寻找最优解。

帮我把被子收了。”厚重的棉花被子晒透太阳,它们铺着的时候,姨奶还在。若是以往,收被子的事情应该等他回来。现在,到铺凉席的季节,姨奶,已经走了几个月了。

姨奶说:“上午,我是让保安给甩上去晾的,我这腰受过伤,弄不动。”我把被子拍拍打打,抱进车库。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进到姨奶的住处,宽敞干净,处处可见用心,洗净晒透有待整理的床单被褥堆在床上。

姨爹坐在门边桌前,上身穿件背心,白白净净,看来比姨奶年轻好多。可以动的那只手在纸上写着什么,一只收纳盒里摆着好多本自己装订的册页。这姨爹,看来是个像样的文化人。姨奶连声道谢,又说,实在累,得歇歇才能收拾。

我觉得自己和姨奶突然亲起来,因为一份相似的“失去”,我们建立起新连接,看得到彼此心头的伤痛。这种连接,跨过年龄跟身份的差距,让我们带着裸露的伤口,突然拉近距离。

姨奶又交待:“下次你妈来,一定要让她来我这儿坐坐呀。她还有你,我是什么也没有了……”

其实,妈妈从镇上到县城看我,是不大住在我这里的,她常宿在胡姨家。胡姨是妈妈头几年锻炼身体时结识的朋友,极为投缘。妈妈见证了老伴离世、女儿重病的过程;胡姨陪着妈妈挣脱出丧子的泥潭。

胡姨有时候还会去妈妈家小住几日。不久前,镇上举办庙会,她还带一众朋友去妈妈家做客,吃吃喝喝,说说笑笑,抵挡老迈中的寂寥。

胡姨不缺钱,她儿子是我小学同学,在南方一座城里做着不小的领导,对胡姨极为孝顺。但胡姨去那边住不惯,最后还是转回小城。她自己出钱购买音响,带一批老头老太唱戏跳舞。白天的热闹可以冲淡孤独,回到家,还是只有一人。这两年,小女儿患癌,饱受折磨,暗夜里,她还要担心另一份随时可能到来的失去。

两年多来,妈妈貌似已经从悲伤里走出来,这得亏胡姨和一众朋友支撑。我忙于工作生活,还要自行舔舐伤口,为她做的少之又少。这些朋友,虽已老迈,可是于彼此而言,却是结实的拐杖。

姨奶家的车库就在我家这幢楼前面。这些日子,偶尔路过,我会特意看看那扇门,心里生出牵挂。我和妈妈的伤口慢慢结痂,虽然永远不会痊愈。而姨奶的伤口,还颤巍巍滴着血。等妈妈再来,我就约她去姨奶家坐坐,一起淌淌眼泪,那是我们可以为离去的人做的唯一一件事。

因为失去,我与姨奶、妈妈、胡姨,有了更多连接。而连接的目的,是要让留在世上的人,好好过……

有水平高的,自然就有水平低的。有的人打牌畏畏缩缩,反而把一手好牌打烂;有的人盲目开火,早早用光所有子弹,剩下一手废牌;有的人出牌全凭个人喜好、只顾自己走牌,跟对家毫无配合;有的人抓到好牌就沾沾自喜,抓到差牌就唉声叹气,一切都写在脸上了。用我朋友的话说,这些人还没入门呢,根本就是不会打!

攒蛋是“情商高于智商,人品高于牌技”的游戏,不管是参与还是观战,总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情,以小见大,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格脾气、胸怀度量。作家柏杨曾说过: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,一旦到了牌桌上,原形便毕露无遗。有的人无论输与赢都是坦然待之,胜不骄败不馁,反映出较高的涵养和较好的修为;有的人喜欢复盘,分析如何出牌更加合理,说明善于总结、进步空间极大;有的人从开战就不停地责备对方,特别是得理不饶人,体现出得失心较重、比较自我;有的人受到指责微笑以对,并且用风趣的语言轻松化解掉,显示出为人包容豁达、乐观大度;有的人受到指责反唇相讥、甚至破口大骂,最终不欢而散,意味着性格刚强但不善处理危机。

108张牌的分发组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,谁也无法预知下一张牌是什么,也无从判断对手下一步如何出牌,于是情节跌宕起伏,张力扣人心弦,意外险象环生,令人欲罢不能,这也许就是攒蛋受欢迎的原因吧! 人生如牌,牌如人生,抓到什么样的牌由不得自己,但可控的是自己的心态,结果固然重要,但过程更值得玩味,再精彩的牌局,重新洗牌后,一切归零,从头开始。所以一切以开心为要。

便形鸟

便形鸟,不是鸟,是书籍设计师朱赢椿独创的名词。

走进朱赢椿在南师大随园校区的新工作室,在小院的一角一眼便见两个怪模怪样的雕塑,问他:“这是什么?”他回答:“便形鸟啊。”问他:“为什么叫便形鸟?”他颇有恶作剧意味地回答:“如果说出来,你一定会觉得太离谱。”随后,他娓娓道来。原来几年前,他准备从南京去上海看画展,出工作室的门,发现有一只小猫跳到树干上,挺有趣,他便举起相机想拍这只小猫,突然“啪”的一声,一坨白色的东西直直地从天而降,好巧不巧地落在他左臂衣袖上。他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大摊白色的鸟粪,他很郁闷。他正等着鸟粪晾干,好把它搓掉。但不想鸟粪在衣袖上越变越白,越来越像一幅图案。这幅图案看起来像极了只大头大脑、有着一双大眼睛和一对奇怪翅膀的鸟,他情不自禁地将这只“鸟”画了下来。于是,世界上第一只“便形鸟”由此诞生。这件沾着鸟粪的外套,他一直收藏着。

此后,一发而不可收,他竟然迷上了鸟类粪便。他开始收集各种鸟类粪便,仔细观察它们的形状、颜色和质地。他发现每一坨鸟粪都是独一无二的,就是一幅幅艺术品,展现着大自然的创造力和无穷的变化。

2017年,朱赢椿将收集到的各种鸟类粪便图案进行加工整理归类,集结成书,以《便形鸟》为书名正式出版。

书出版后,争议如潮,但他并未放在心上,依然故我。书中一幅幅活灵活现、奇奇怪怪的图案,还是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。

朱赢椿说:“这些鸟粪图案毫无章法,肆意伸张,而且变化多端,太随意,反而是人所做不出来的。但它可以帮助孩子们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,这是任何老师也达不到的,而且也为孩子们增加了童真野趣啊。”

在朱赢椿的工作室,我看到了许多便形鸟最原始的素材,这些都是他几年里拿着相机四处拍的鸟粪,甚至还有他到欧洲城市去拍的鸟粪,真是令人不可思议。他说他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典籍《山海经》的启发,因为那里就描绘过一种奇形怪状的神鸟,他正是从鸟粪的形状中看到了这种“神鸟”。于是,他给这些便形鸟上色、点睛,煞有介事地取名,直至模仿《山海经》样式虚构出它们的传奇故事,从而创造出了便形鸟世界的神话。

美的事物和丑的事物都不是纯粹的,从美的事物中发现美,不算什么稀奇;但从丑的事物中发现美,才是奇才。朱赢椿就是这样的奇才。

便形鸟的画画了,书出了,朱赢椿还不满足,他要让这个“恶作剧”继续到底。于是他《便形鸟》中选出一只极富特色色彩的“鸟”做成雕塑,放在工作室外的院子里,并在微信朋友圈介绍起来,朋友看了都觉得有趣。于是,他又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便形鸟雕塑。不知他下一步还会玩出什么,艺术探索总是无止境的。

□南京薛来彩

「鱼眼泡」锅巴饭

记忆中,母亲做的锅巴饭真是一绝。

母亲先将米淘净入锅,再加入约大米体积一倍半的水,大火烧开后转中火。母亲说:“用铲子不时搅拌一下,防止米粒糊锅。”我爽快地应着,每隔几分钟便铲一下。过会,母亲舀出米粒凑近了些,说:“你看,米现在胖了一圈,这属于五六分熟的状态,火再小些,再烧几分钟。”不一会儿,浓浓的米香扑鼻而来,母亲尝了口米粒:“这样就可以吃了,微软,八分熟了。”我一记下。

接着,母亲舀出浓浓的米汤。母亲说:“以前村里奶娃娃遇到母亲奶水不够时,家里就会熬上一碗浓浓的米汤补充营养。”母亲还说日历上讲米汤是“人参汤”,我忍不住问我小时候是不是也喝了很多这种“人参汤”,母亲说:“那当然!”我们哈哈大笑。

那米汤要舀多少出来才合适呢?母亲说:“看到米和汤几乎融为一体就差不多了,米汤就像鱼眼泡。”我觉得这种描述着实有趣。母亲又在锅里嵌入一碗葱花蛋,加入盐、五香粉和香油调味。盖上锅盖后,我改成小火慢蒸,阵阵米香袭来,我便灭了火苗,用草灰的余温烘托着一锅的期待。

揭开那香气四溢的锅,母亲端出了滚烫的鸡蛋碗,吆喝着:“快让一让!”趁热“扔”到了饭桌上,父亲笑着上前帮忙。我们将香喷喷的米饭与葱花蛋一拌,就着浓香米汤,香气溢满餐厅。

席间,妹妹想吃锅巴,母亲便将锅里的饭都盛出来,说先让锅巴晾一晾,这样口感好! 不一会儿,母亲将锅烧热,顺着锅沿浇上一圈大豆油,锅巴在油里“噼里啪啦”作响,乐开了花。母亲顺着锅沿一铲,锅巴便与锅分离,穿上了金黄的外衣。母亲又给锅巴翻了个身,锅里的热气微蒸,满屋都是油香、米香。妹妹急不可耐地掰了一小块锅巴塞进嘴里,母亲嗔怪地说:“丫头,小心烫!”

我们品尝着薄脆清甜的锅巴,纷纷称赞母亲的手艺。工作后,离开家乡,很想吃母亲做的锅巴饭,自己做了一回,饭差点没做熟不说,还糊锅了。至今我也没能吃上渴望的锅巴,失望之余更是想念家乡。我思念的不仅是那碗锅巴饭,更是家人团坐时的欢声笑语。

□南京杉梓

□宿迁程果儿

攒蛋

□南京苗啸雷